



“自从买了吸尘器，清扫变得马虎；自从买了冰箱，食物常被浪费……”日本作家花森安治的这些文字，让人深有感触。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小时候，生活比较艰苦，都以节约为荣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口口相传，人人践行。我上初中时，还经常穿打补丁的袜子，外公外婆的外衣上更是常见大小不一的补丁。那时，外婆炒菜倒完油，总要用手指抹一圈油瓶口，放进嘴里吮一下，生怕浪费。

渐渐地，生活所需不再稀缺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从小孩到大人，从平常百姓到富豪显贵，大家勤俭节约

的意识开始淡薄。很多人认为节约就是小气，觉得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就该讲阔气、讲派头、讲排场，很少提及珍惜和节约的美德。下馆子，不多点些菜、不剩点儿东西，似乎就觉得不大气、没面子，担心遭受旁人的异样眼光；走在马路上，人人光鲜亮丽，衣服淘汰频率越来越高；垃圾桶里经常堆满各种被丢弃但依然能用的物品……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们自觉惜物。或许是穷怕了，一旦进入不再必须惜物的时候，大家对物品好像有种“报复”或“暴殄天物”的心态。以前扔掉一件东西的理由是“不能用”“损坏了”，衣服穿不了也得

懂得惜物

□ 汪亭

想法子改一改再利用。现在呢，一句“不适合”“不喜欢”就随意扔掉，没有一丝留恋。坏了，丢了便是；旧了，一扔了事；腻了，立马换新……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浪费。

虽然经历苦日子的老人们会劝导子孙、邻里要勤俭节约，但浪费的现象很难一下子“刹住车”。更何况现在生活变好后，大家对惜物的态度已发生翻转，惜物在一些人眼中不再是令人称赞的品行，反而有时会被诟病。

结婚时，我家买了个双人布艺沙发，五年来，沙发被小儿涂鸦以各种颜料和油渍，但并不影响使用。每次客人来，总有人问为何不换一个新的，或委婉地开导我，生活不要太节省。起初，我都会摆出自己的态度：“还能用，没有必要更换。”可迎来的却是对方捉摸不透的眼神，抑或再次“好言”相劝。慢慢地，他们再问时，我便回答：“正准备换呢！”但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一件还能用的旧家具，为何非要换掉？

去年，乡下一个堂叔进城。我尽地主之谊带他玩了两天。自我感觉招待还是比较得体。没料到，几日后母亲从乡下打

来电话，说堂叔回去跟村里人讲，我在外混得不怎么样，连着几天都是穿同一套衣服。我哑然失笑，无言以对。两天的招待，吃住都没有问题，却因一件旧衣认定了我的生活近况。

一个朋友也曾开玩笑：“都像你这样，一件衣服穿几年，那服装店早倒闭了。”我想，惜物与发展，应该没有逻辑关系。惜物不会阻碍发展，发展也不是靠浪费的陋习换来的。不管是自然生长的草木，还是社会生产的衣食，这世间万物皆来之不易，应该珍惜。

懂得惜物的人，内心一定是柔软的、慈悲的。正如花森安治所说，“‘惜物’这件事，没有柔软的心地，就做不到”。珍惜自然的馈赠，珍惜彼此的劳动，珍惜自己的选择，惜物就是积德纳福。不管什么年代，惜物都是优良品德，值得传承。



抓 闻

□ 王 琦

县政府给村里特批了一个特困名额，并再三嘱咐，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严肃认真地对待。

村里符合特困条件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村支书的表兄弟叶枫，另一个是村里有名的伤残贫困户李三虎。

其实村民们都明白，这名额给了谁都说得过去。叶枫的儿子刚出生就得了白血病，为治病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，后来媳妇跑了，叶枫和女儿相依为命至今。李三虎当兵退伍后，在当地盘了几亩果园。第二年村里打井，他自告奋勇，义务忙活了一个多月，快结束时却不幸被打桩机压了腿，致左腿残疾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李三虎连个媳妇也没说上。

这次村支书犯难了。给了表弟叶枫，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；给了李三虎，表弟恐怕说不过去，毕竟表弟的事情全村人都知道，就是给也无可厚非。想了一夜，决定让全村人投票决定特困人员。一番紧张的投票后，两人居然票数相当。

村支书想了一根烟的功夫，决定抓闻。第二天，村支书担心李三虎行动不方便，便带领几个村干部和叶枫来到李三虎家。他将准备好的两个纸团在手里摇了摇，倒在了桌子上。村支书对三虎说：“一人一个，三虎，你先来。”李三虎依然还是军人那般硬朗，“哪个都行，村里想着俺，俺这条腿，值！”说着就拿了离他近的纸团。

“中”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三虎所打开的纸团上的“中”字。不用说，另一个纸团自然就是“不中”了。

特困人员名单就这样确定了。

晚上，三虎收拾桌子，发现另一个纸团还在桌子上，打开一看，也是一个“中”字。三虎像树上掉下的苹果一样一下子坐到了炕上，顿时泪水涌了出来。



曹 风

足球少年

李 陶 摄

小小说



一条舞蹈视频让我和J聊到深夜。

9、10点钟的样子，天黑得有点透亮。她突然给我发了好几条几十秒的语音。她说真的很羡慕跳舞的女孩子，可以穿很好看的衣服跳舞，还能录视频。而他们每天做的只能是待在画室里。

J是个美术生。我之个偶偶尔会羡慕她，可以好好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以此为事业。在我们被二元一次方程和两栖动物的生殖问题“掩埋”时，他们却与线条和色彩为伍，探索文艺复兴的辉煌，和梵高、莫奈交往，美好虚幻到不像是人们印象中的学生时代。

刚听到她说羡慕的时候，我心里根本是不相信的。

坦白讲，我之前或许对美术生抱有一些的偏见。人们的意识中，是觉得因为他们和学习攀不上亲，才另辟蹊径，选择走了一条美术特长的道路。发现心中有这样的想法，我突然地一惊，不寒而栗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已经与曾经不屑甚至是痛恨的“世俗的眼光”为伍了，开始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那些和我不同的人们了。

J又发来几条信息，我才知道，我心中所想的轻松愉悦的美术生生活，其实是将自己全部的空闲都倾注在画室里，满身铅屑、颜料的度过每一天。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努力，还是有许多人把人体美术作品视作“色情”。大众审美中的不理解不支持，将所有的不懈坚持都看作泡影。我潜意识里视作平行线，一辈子不相交的美术生，原来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。

本以为这又是一个来找我发牢骚的

人，我已经拿出了鼓励和开导的态度。可她突然不无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为了梦想吧，就算你忙到昏天黑地，眼前也总会有一片光明。”不知道是夜晚太安静、太孤独、太暴露每个人的柔弱了，还是因为她沙哑声音里有着不易察觉的哽咽，我竟从平静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丝悲壮。

人是很聪明的动物，我们也都明白追梦之路上的艰辛，我们更加知道哪怕达到了心中的目标，也不一定会飞黄腾达，该受苦还要受苦。可即便被荆棘刺破了双眼，被沼泽牵制了双腿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恍恍惚惚，也愿从此义无反顾地前行。就像是每个人都是一本空白的书，还是希望自己比别人多几张彩页。

记得自己夜深人静时写道：“有的人说自己的人生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，大起大落，上一秒在山顶享受阳光，下一秒就被巨浪打进峡谷中探寻黑暗。而我甚至都没有资格使用‘人生’这个宏伟的词语，我只能将它称为‘十几年中的生活’，可能更像是黄土高原的地表形态：沟壑纵横。一不留神就会撞上迎面而来的山坡，再走几步不注意又会被脚下凹凸不停的沟壑绊倒。但我也愿意向着光亮的地方跑去，因为我明白，当我能用上‘人生’这个词的时候，我不求它是世界屋脊或是东非大裂谷，只希望它是最风云变幻的奇山异水。”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，终究是辛苦的，但只要我们有收获，就大小皆欢喜。



地窝子，一个时代的印迹

□ 孔金泉

强大的物质保障，可谓功莫大焉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”新疆地处内陆，远离海洋，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，自然环境恶劣。对于初来乍到的人来说，要想在这样的地方扎根，蜀道之难。但1954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，充分发挥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精神，他们在“饥了啃个窝窝头，渴了碱水润肚肠”的生活中，以“八人拉犁气死牛，茂茂草搓绳不发愁”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用青春热血谱写了新疆的美好蓝图。

创业之初，几乎每个兵团的职工住的都是清一色的地窝子。地窝子用现在的的话来评价就是接地气，好像躺进了大地母亲的襁褓。新疆风大，经常是飞沙走石，一般的建筑哪里经得起这番铁齿铜牙的撕咬，但地窝子就能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
地窝子，顾名思义，属于一种半穴居



旧时光里的石磨

□ 侯凌霄

对于石磨，相信50岁以上的人们并不陌生。过去在农村“家家有磨，村村有碾”，是当时的现实情况。如今，这些石质器物，只能在收藏农村老物件的“博物馆”才能看到。石磨作为乡愁的一部分，是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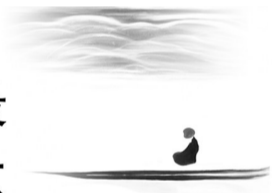
石磨是把瓜干、麦、豆、高粱等粮食加工成面粉的一种机械，通常由两扇组成，分为下扇（不动盘）和上扇（转动盘）。两扇磨的接触面有一个空腔，叫作磨腔。同时，接触面上凿有排列整齐的磨齿，用以磨碎粮食。上扇有一个或两个磨眼，供漏下粮使用。在下扇中间有一个短的立轴，用铁制成，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，两扇相结合，立轴插入空套中，用这种方式将上扇连接在一起，防止上扇在运转过程中移位。

查阅石磨的“历史”，磨，最初叫作石岂，汉代始叫作磨。相传，石磨是由鲁班发明的，《世本》等文献中记载“公榆作石岂”，由此可以推断出，在战国时期，石磨就被人们所使用。石磨有水力的、畜力的，还有人力的。用人力的居多。石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石磨也在不断演变，石磨的发展又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：从战国到西汉为早期，这一时期的磨齿以洼坑为主流，坑的形状有长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等多样，极不规则；东汉到三国为中期，这时期是磨齿多样化发展时期，磨齿的形状为辐射型，分区斜线型，并有四区、六区、八区型；西晋至隋唐为晚期，这一时期是石磨发展成熟阶段，磨齿主流为八区斜线型，也有十区斜线型。

过去在农村，石磨的普及性非常高，可以说是人们居家生活的必需品，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围绕石磨创造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歇后语。有趣的是，这些歇后语大多与驴有关：驴子拉磨——跑不出这个圈；官驴拉磨——瞎转圈；老驴啃石磨——嘴硬；老驴拉磨——一走不远；牛耕田，驴拉磨，各干各的活，各走各的道……

早些年，在我老家的旧宅就有一盘石磨，安放在西屋的南首。前几年忆起往年旧事，我曾写过有关石磨的散文，题目为《母亲的磨坊岁月》。记忆中，上世纪1956年至1983年，石磨作为粮食加工成面粉的一种工具，在农村是普遍使用的。那时，左邻右舍肩扛装有五谷杂粮的布袋，拿着家什到我家推磨，我家的石磨见证了贫困年代庄稼人的欢笑与忧愁。直到1983年冬季，张庄村通了电，村西才有了第一台打面机，人们才结束了出苦力推磨、筛面的日子。从此，石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那时，在许多农村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，或是用来做桌子、垫马路，或是用来垒猪圈，让人看后不禁扼腕叹息！

石磨作为乡愁的一部分，早已被锁在庄稼人尘封的记忆中，它将穿越时空的隧道带着一缕缕余香，走进乡村变迁的历史……



最难忘

□ 胡巨勇

浅 秋



成的，挖地窝子的时候留一个大土墩，垫上点草就是床；高一点的土墩铺一张报纸就是桌；在墙壁上掏个洞放个碗筷什么的的就是厨，可以说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。而且，地窝子冬暖夏凉，冬天的时候，外面风刀如斩，冻得人牙齿打颤，地窝子却温暖如春。到了夏天，阳光流火，青山欲燃，人在外面走一遭甚至能褪掉一层皮，但一钻进地窝子，就仿佛进入了空调房。到了晚上，蟾月朗朗或星河璀璨，你瞅着它们，仿佛对视的眸子，它们一一落枕在你的身边，就是红袖添香了，睡得特别踏实。所以说，地窝子简直就像皇帝的行宫一般舒适。

自然，地窝子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首先就是蛇鼠一窝，总有让人意想

不到的动物借宿。就是它们不来，跳蚤是少不了的，越挠越痒，似乎浑身都在起义。再则新疆多风，风一起，沙尘就跟着狂魔乱舞。地窝子毕竟封闭不严，沙尘总能找到缝隙钻进来，让人蓬头垢面。地窝子里的味道也不敢让人恭维，潮气重，大杂烩。但人习惯了，此心安处也就把它当成家了。其实，那时候一入疆，人们想的就是怎么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，抱定了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”的决心，地窝子已经是出乎意料了。

现在的兵团人说起当年的地窝子，就像是谈起了青涩的初恋，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因为地窝子里有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也是人生最美的一张拼图。